

行走东京寻作家萧红：八十八年后，“东京在落雪，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”

我带著她八十多年前在此写过的文字，来到神保町；而在富士见町二丁目九番，消失掉的五号，隐隐让我感到不安。



作家萧红。图：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袁兆昌 发自香港

刊登于 2024-01-22

[# 东京citywalk](#) [# 东京旅行](#) [# 呼兰河传](#) [# 黄金时代](#) [# 火烧云](#) [# 萧红](#) [# 汤唯](#) [# 鲁迅](#)



【编者按】今天是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第八十二个忌日。八十二年前的这日，香港该也是深冬，却正值战火纷飞，31岁的萧红在战火、病痛、孤寂中病逝于香港，结束了她北起塞外黑山白水，颠沛流离过大半个中国的一生，惟文字永存于世。

为纪念萧红，我们邀请香港作家袁兆昌写下他赴日寻访萧红遗迹的文字。日本时期，是萧红流离一生中不多的安稳日子，也是创作高峰的积蓄期，作用关键但易被忽略，2014年许鞍华导演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中的“黄金时代”一词，也正是来自这一时期的萧红自况之语。而今袁氏再访，九十年时光相隔，旧迹仍可辨？

1936年8月27日晚上7时，萧红写完一封信，湛蓝墨迹停在日本“生长の家”印制的“便笺”上，附记一行地址和收件人：“东京曲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ノ五中村方”。

在地址九和五之间这个“ノ”符号，应是当年日人惯用的写法，现在横写“一”为分隔号，完整意思是九番五号，而“中村方”相信就是房东居所门牌显示的户主姓名。

这个地址记载在2014年香港出版的《萧红书简》（牛津大学）中，第七封给萧军的信件里。笔者后来又读到萧红在日期间创作的散文《孤独的生活》等文字，便一直好奇萧红在东京生活的那些片刻。

2023年9月，我完成“萧红在香港”计划后，便带著这位民国女作家于1936、1937年间在日写作的书简与文章，来到东京，那里有我心中想要发现的几个地点：两处疑似萧红曾经居住的地址，以及她在东京学习日语的学校附近。

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萧红会来香港，如果我们看看她在1936年的东京生活，对照香港生活来阅读，自会明白萧红其实是向往处身自由地域的写作。

萧红小传

萧红（1911-1942），原名张迺莹，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府。一生受漂泊、战争与爱情影响，自故乡漂泊至北京、青岛、上海、日本、武汉、临汾、西安、重庆，文学作品也在奔波中诞生。

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她，早年为求知识、自由与爱情而离家出走，曾在怀孕期间暂居旅馆甚至流浪街头。与第一任丈夫萧军相识于1932年，东北沦陷后二人先后迁至青岛、上海，于沪拜访鲁迅，一见如故，得到鲁迅在文学事业和生活方面的援助。二萧后来更被学者称为“鲁迅关门弟子”（袁培力，2019）。“萧红”是她1935年出版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所用笔名，《生死场》亦是鲁迅推荐到“上海容光书局”出版，并亲自撰序推介。

1936年夏，萧红东渡日本旅居，完成多篇重要作品如短篇《牛车上》、《家族以外的人》、散文《孤独的生活》、《永远的憧憬和追求》等，及多篇组诗。本拟旅居一年，翌年初因事回沪。同年北京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、上海八一三事变，夫妇二人离沪至武汉。1938年，辗转至临汾、西安，同年萧红结束与萧军的关系，后与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结婚。为了躲避战火，与端木逃到重庆，最后来到香港。

萧红所到之处，几乎都能认识当时活跃当地的作家，平辈互相扶持（白朗等）、前辈提携协助（鲁迅、茅盾等）。萧红早在学生时代参与学运，又曾诞下孩子；与伴侣感情稍有安稳，却又患上肺病，令其身体长期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。于香港时期，萧红经常病倒需要住院，终于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港。

萧红创作类型十分广泛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皆有涉猎。为人熟悉的有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、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、《马伯乐》，《呼兰河传》中的一段文字更被辑录成内地小学课文《火烧云》，香港中文课本亦常收录。萧红在港期间，与其他作家（白朗、华岗等人）的书信，获广泛阅读与关注，在书信中透露令人注意的生活环境、片段与情绪，成为萧红创作以外的注脚。

电车，东京的快与静

“现在我一个人搭了几次高架电车，很快，并且还钻洞，我觉得很好玩……”地下铁路乐町线是1970年代才有的，萧红当然没有见过地下街盛况。

对于这些要考察的地方，其实后者考证准确度较高，便是日本萧红研究学者平石淑子考据出来的“东亚高等预备学校”。又有一说该校于1935年后改称“东亚学校”，为今东京神保町的爱全公园（下文用东亚学校）。萧红在书简里提过这学校附近的街道情况，几乎是肯定的。倒是前者她写过的地址，地名早已消失，笔者只能寻走两处最可能的地点，根据是书信中写过的环境，以推测较近的地点。

考察当天，我从台场居住的酒店出发，乘搭百合海鸥号到新桥駅转JR线来到饭田桥駅。饭田桥駅旁是从皇居内濠延至外濠的社区，有著名的神社在侧，往西北跨桥后就有著名的神乐坂。我整理和对照当地各年代的新旧地图，对照这个已由曲町易名为千代田的社区，附近有大学、中学、医院等，以前更有裁判所。经改建后，社区的闲逸感，大约就是今日香港启德那种状态。

在1936年9月一通书简中，萧红写过自己搭电车有多爽快。如果这就是萧红在日居住地的附近，最接近她住处的车站的，就只有这个：“现在我一个人搭了几次高架电车，很快，并且还钻洞，我觉得很好玩，（……）”地下铁路乐町线是1970年代才有的，萧红当然没有见过地下街盛况，当年萧红曾乘搭东京电车，则已写在书信，或可追踪一些行程，猜想她曾在哪些车站上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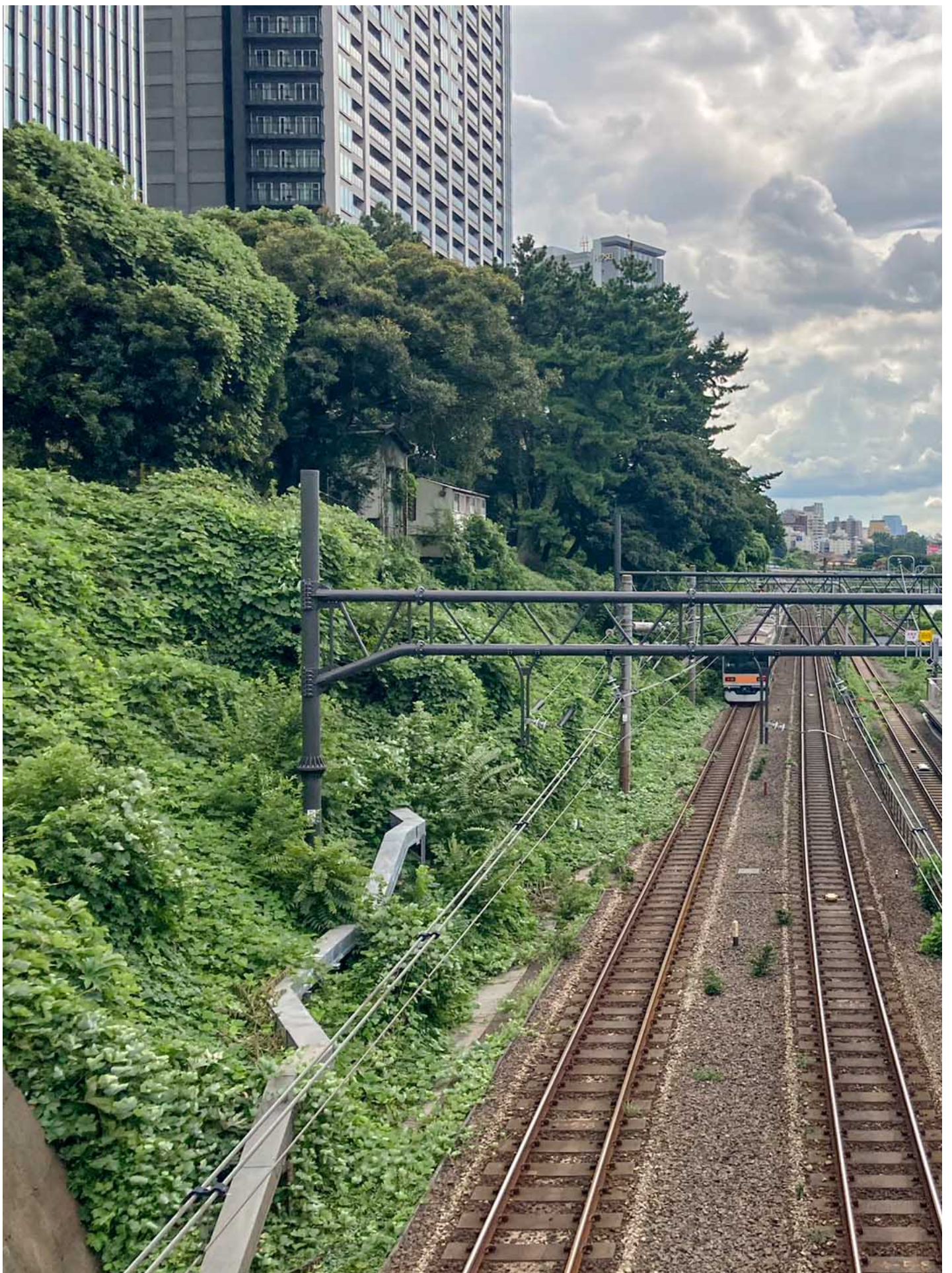


饭田桥駅。图：作者提供

车站西出口是从老车站新月台延伸过去的。我走到车站西出口，铁路桥下就是江户城护城外濠，河畔铁轨倚堤而建，石垣沿堤公园树木伸往濠旁，隔开铁轮滑过铁轨的噪音：“夜间：这窗外的树声，／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著的高粱，／但，这不是。／这是异国了，／踏踏的木履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。”（8月14日）

我好奇我要找的九番五号，是不是真如萧红所说“这里的夜，非常沉静，每夜我要醒几次的，每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，特别安静，又特别舒适”（9月21日），明明有著电车频繁往来穿梭河堤的流动风景，住所靠近车站，理应听到咯隆隆走不完的钢铁摩擦声响？

萧红便是在这座小高坡上，写了不少与“静”相关的文字，回顾尚未沦陷的哈尔滨市况，后来搬到上海后常结交文友往来聚首……凡此种种的热闹，她在东京生活的那个社区，那种“安静”对萧红当时的状态而言，是难得的，也是难以适应的。



今富士见町二丁目九番外望。作者在9月来到萧红在东京旅居的地点考察，想像萧红都曾看过的河景与电车风景。如再考证一下，对照古今地图的话，神社外的树木行列，也可能是萧红可看到的风景。图：作者提供

萧红写，“这里的夜，非常沉静，每夜我要醒几次的，每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，特别安静，又特别舒适……”而明明有著电车频繁往来穿梭河堤的流动风景，住所靠近车站，理应听到咯隆隆走不完的钢铁摩擦声响？

笔下的河，现实之堤

日光照著几层楼高的石垣。原是护城的河水淌著抹茶颜色的河面，才过正午就像要入夜的日照，引领我走在公园石路上。钻进大厦之间的人造石台，两旁食店架起几张桌椅，有人结束了午膳聊著天，有人坐在石上匆匆吃著三文治，这里是上班族休憩的地方。环顾这附近地形，就是个小高坡。

我低头看手机地图早已钉选的位置穿过去，走了几级台阶，看到另一座商厦。往南走去，是个高尚住宅区，到了这个已只剩下番而没有号的位置，遥看路旁有个指挥交通的警察，便去问他，我们身处九番这个位置，已消失的五号到底在哪。

碰巧有汽车要驶过，他忙著督导一两分钟，又走回来探看我手机地图的定位，他年轻得像刚刚高中毕业，回头问了站不远的同事，还是解答不来。

富士见町二丁目地势，老旧的石垣沿街而建。图：作者提供

曲町区整个区早已易名为千代田区，“富士见町二丁目”的确就在这里吧——就是今天，这里真也太安静，听不到河岸铁路穿梭中央线和总武线的繁忙声响。可是，为什么萧红好像没有写过这座河堤？

再翻看书简，又不是没写过。8月17日写的信件就有写：“街路和风景都不同，但有黑色的河，那和徐家汇一样，上面是有破船的，船上也有女人，孩子。也是穿著破皮衣裳。并且那黑水的气味也一样。像这样的河巴黎也会有！”萧红曾与剧社友人与文友谈过，要到巴黎习画。自己在异国，与萧军谈天说地，自也可用文字架起随意门，诉苦之余，也说说她期待的生活。

作者向《萧红书简》出版商申请转载权，摘录萧红在日本写作的笔迹制作文仪用品，也带来东京拍照留念。图：作者提供

照片里，萧红烫了卷发，穿著格子旗袍，“是天气正热的时候，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，说是要到日本学习去”，穿西服，大约就是她居住日本时的服饰了。

萧红来东京前的几个月，就知道了萧军与别人有暧昧。1935年，鲁迅既为她写作生命开启了一扇门：出版《生死场》，而鲁迅一家的住所也成为她寻求心灵慰藉的地方。亲炙鲁迅的次数越来越频密，许广平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也提到“有一个时期，烦闷、失望、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”，“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，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”，言语间有体谅，同时也有提到萧红对鲁迅一家——尤其鲁迅需多休息的那段日子产生了影响。

